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二
感應緣 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竺佛圖澄　宋釋寶意　宋釋玄暢
晉釋耆域　晉竺法印　宋釋杯度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
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
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
嵋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
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
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搜神記
晉雒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
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
俗迹行不常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
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
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
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
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弭耳掉尾
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

若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
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跪晏然不動
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
淵從牛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
諸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
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
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
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
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
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
宮成之後寺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
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
不差兩腳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
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
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
而咒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
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
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
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咒如咒永文
法樹尋荂發扶踈榮茂尚方署中有
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
白布通覆之咒願數千言即有臭氣
熏徹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

亦應聲中有若干泳光若數身等示
可避禍者遂活雜隅逃亂辯遷天塗
鄴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
令請澄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
一言以為永誡澄曰可普會眾人也
眾既會澄身昇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眾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復轉念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
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
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澄笑曰八歲
童誦之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
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非大言
難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許者數百人
各誦澄中人食後皆詣往頭言五百合
嘗有一誡始胡請過來相誦問方知
公鬚悟言既說語道人送至河南誡
誡念行進者不及誡過以救畫地曰
本斯別矣曰有人欲長安求見誡在
彼寺中文曾諸若即孝是日
斯業後誡送入沙中計見已行九千
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都中有金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

姓帛氏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
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
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無
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
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
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
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
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
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
驗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
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
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
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
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
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
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
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
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
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
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
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
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
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

寺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
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
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
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
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
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
昨夜故權避公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
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
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
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
謂澄嘲己荅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
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
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
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
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
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
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
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
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
萌地難可求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彌
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

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
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
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
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
爲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
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
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
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
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
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
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
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
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
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
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
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
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
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
日和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輦太
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
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空李
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
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

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illegible] 第七張 [illegible]

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

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

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說汝

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

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

本汝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

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西面涕唾便利者

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

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

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

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曰正

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

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隴北凡城

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

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

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

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

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

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

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

王為主豈非福耶疆埸軍寇國之常

可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遽
信語詭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
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
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
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
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
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
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
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
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
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
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
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
清靖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
法而貪恡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
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
等後並被戮滅澄嘗遣弟子向西
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
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
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
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
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
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

録卷第十一

孚難可剋先屢行取結方信澄識又 第九丈

當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黿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

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

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

州云尒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

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

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

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

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

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

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

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

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

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

東閤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

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

尚老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

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老但使少者

不昏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

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

承行大逆虎以澄先識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
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
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
掃鄴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頷
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
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
弟子罷別亭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
馬騣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
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
尒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
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
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
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
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
日一月乎自荅不得無復言還房
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
保貧道出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
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
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

而慰諭王爲迨調虎日出生入死道之
帝也脩短入分定非所能延夫道中行
全德貴無忝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
達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
國家必存佛理奉法無格興起寺廟
崇顯莊嚴彌斯德也亘古休祉而
命政猛烈至刑貽溫顯違聖典幽情
法識不自勞辛終無福祐若降必易
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
畢命就盡及無遺根虎悲慟嗚咽知
其必逝即爲葬墉營墳至十二月八
日平芳鄰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
年也往歷悲哀號訃傾國春秋一百
一十七矣仍爲營臨漳西紫陌卽虎所
創塚也識而柔積作亂明年虎死冉
閔篡位殺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
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
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
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
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
正標宗致使始未文言昭然可了加

復慈給太倉拯救危苦當二石況強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
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
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
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
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暢幽微澄自
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
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
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
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
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
矣初虎殯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
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
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
虎疑不死開見屍後莫容儁都鄴處
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囓其臂意謂石
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觀掘得
之屍僵不毀儁蹋之罵曰死胡敢怖
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
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
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
襦所識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識其

誤為業麻編方表在帝乞西從往論
是皆久言同卷五極為交為祝見虎
業語了無異言雖道陛下嘗終一極
殿下後荷陛徑鄉律乃子肆為降大
將郡神虎所執晉先夢光之驗也四
體趣記一卷未一數年自嘗好擯翁
既知緣又關又屍不在中何答須作
恐體之論亦答或言佛圖澄或言佛
圖澄或言佛圖澄皆耶此音之不同
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言太元中稱為住
流其見知遂受兆將軍太原王文度友
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其驗肆
明為言許其理耳未能審其言也因
為結誓要而有知果見罪福當相
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王在
都常之病也忽見印來王驚喜問起
勞問印云貧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
虛應若影響檀越宜勤修道德以升
濟神明然有前約故語相報言訖忽
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圖曇意深先言同
孫康僧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

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涉
三藏常轉側數百日子言語善
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往事禍福
施其一銅鍾壺高二尺餘許置在佛前
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呪
上數遍經于三夕鍾壺還在席中莫
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度者不知姓名字
是何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為目初見
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
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
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
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
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
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
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
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
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圓
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
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洲步行
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
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

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盧圖於 法苑珠林第卅一 第十五張 錦玄
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盧
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
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寄家于
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
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
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
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
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
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
伯爲兗州刺史使要之負圖而來興
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
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
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
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
至冥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
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
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
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
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
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衲履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
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廿之拾然止得十年忽語成云可覓
造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忽云此開
正可有十枚合無以留想不盡聲度
曰汝但捨員宅中應有欲即窮檢果
得三十六枚列之廷中雖有其數亦
多破敗比於次第數視皆已新完度寄
封之因語欲令開乃見錢品皆滿可
進百萬許識者謂是祚度分身他土
所得睍施迴以施故受之皆為功
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欲為辦粮食明
晨見粮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
許復至京師時潮有朱文殊者
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一弟
子脫捨身沒吾願見授濟脫在好處
願為法侶度不荅文殊喜曰佛法默
然已為許矣後乃遊入吳郡路見釣
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度手
舒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
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
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兩水牛鬬其
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隱行
至松江乃御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
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

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偺佉吒寄郡下
長干寺住有客偺偺若無吒同房
宜於闇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
然後將下語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
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
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衣
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
曰吾東見蔡㐲南訴馬生北遇王年
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
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
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
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拯拔志何
用擾風霜閑頌紫煙表長歌出昊蒼
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
治辰麗輔殿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
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觴毗謠
觀有念盦日盡衿章佉吒日前見先
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慈熏心請
念枯骨亦題頌曰
悠悠世上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
悅澤惟此昔人泂見先見思形浮沫
矚影遇電累賓聲華夢醒亭弁視
色寤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

[illegible] 第七張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綫青條曲蒼白芽以鷹依畦畷麻綵 [illegible]
崔敏業慧定計照如具自莫慈訓
有增深想無勸
言竟各去余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寤共之南岳不反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游止無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
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五
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寺
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
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敢發薑爲異乃
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
云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度忽求
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
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爾
其飲逆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
邑多行神呪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
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

經家中往若果如所言孔壽乎時爲 第十九張
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
竟一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毒子
並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
親及叔皆被痛酷毒手果死又有齊
諸妻毋胡氏病衆治不愈從諸請僧
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
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諸依事爲
師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
皆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諸入東留
一萬錢物寄諸倩爲營齋於是別去
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諸即爲營齋
并接尸還葬葬之三年復舟山至四年
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
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
來相看答云度練已死何容得來道
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度來言語如常即爲呪病者便愈至
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諸家已道

集[illegible]大[illegible]大明永五[illegible]寺並
見[illegible]大衆即起禮[illegible]入言
年當大凶可勤修福[illegible]
有德可往就其修[illegible]福
也須臾間去有一僧[illegible]
云負錫當向文慶之間不復來也耆
諸等拜送殷勤[illegible]言
睹有見者莫不歎其神異[illegible]可傳也
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河西金
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
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
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
其後虜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
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
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
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
束楊枝一把葱葉虜騎追逐將欲
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
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
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
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
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
帝深加敬重請為太子師後遊觀荊

洲土長沙寺倚手出香等中添水莫
之朔也近宋之季年乃飛舟登于西
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書存金剛
鑒迹等十六神像至升明三年文
游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
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
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子法
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
帀遂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
二十三日肇剎立寺名曰齊興正是
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
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崇風軌待
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
貧道栖荊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
諠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
之東去城千歩遥邐長亘連峯疊翠
嶺開四澗亘列五岫抱郭依邑迴逕
三方負巒背岳遠臨九流以去年四
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剪令至此訪承
余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
大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
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兆靈石表大
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

璽護耶福護奉國清深至德為時

徽不能以言庸達于斯武盛一

廣以著鬼神衍日

幾誠為出自幽谷篤萬世弗號

乃明今載事字兆神休名一寶神靈並

登岳儀乎規劃擬剎度本新寶劍

之日龍飛華達道併一律四海均

精發天之神無德春靈

整即是以奏聞勅錫百戶以充侍人給

後主為武君信司徒文宣王勅令札祔

東平中金勳慕聖帝惠一王羽領冊畢贊

上徃靈祀之時為平春秋子有九敢

論

晉趙侯以好諸術姿形軸陋長一不滿

數尺以盆盛水閉日作禁魚龍並見

侯有白米為鼠所盜仍被頭把刀書

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嘯群鼠得到呪之

日凡非嚙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者

識有米在馬曾從跳須嚴因御輿微

吟變展自至今有英其形容者使陽

設之酒術回即擒卑不脫仍啓誦

謝過著地不卑永康有騎石出上

有石人騎石馬侯以手指之人馬一

[illegible]

時務首今猶在山下[illegible]
抱朴子曰吳大帝時有將軍討山賊賊
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
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吳將軍長而有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
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
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棓選
勇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棓彼
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
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
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撣
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日在庭作
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
後魏書曰悅般國真君九年遣使朝
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
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
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
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
驗又能霖雨猛風大雪及行潦水之
池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

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西京雜記曰鞠道龍善為化術說東
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馭虎立興雲
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
人有數術能斷舌續斷吐火所在人士
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
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
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
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
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
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
段合將呪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
體也時人多疑以為幻乃陰試之乃
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
中取一片與黍餳合之再三吹呼已而
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爨則火
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
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
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
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
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師白
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

得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
雞堂上忽復不見舉家遑遽不知所
在開籠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
由得出復往乞請之其云當更作千
餘人食餉百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
父母自在牀上

幽冥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
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
於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
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尋之為江
州刺史當行陽為王刷頭髻荷葉以
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
坐驚駭

異苑曰昌陽新城吏民晉咸寧中為
妖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木自刻璽輒
見所置署之人衣冠儼然百姓信惑
京都令翁習收而斬之異苑曰上虞孫
奚奴多諸幻術元嘉初叛入建安治
中後出民間破宿瘦瘕徵腹內
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嗟之便
斷創又取蝮虎傷蛇嗟煩毒生死禁
護筍從回巫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呪
鳥雀悉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為

本主所得知有幻術虛忘之類的縛
枷鏁極為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
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
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
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
陽死目[illegible]蟲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
又能鼻吹口歌吐舌聳眉動目荊
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頭飛之夷非
為幻也
孔偉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鎮瓜
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含音萬台
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